

# 司马迁埋藏在《史记》中的秘密 夏朝的“王子复仇记”

□黄西蒙

司马迁《史记》第二篇《夏本纪》将夏朝视为五帝之后的首个王朝，这也被后世视为中国古代“家天下”的开始。在有关夏朝的考古证据稀少的前提下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是记录这段神秘历史的为数不多的资料之一。

细读《夏本纪》，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：按照惯例，它本该记录一个朝代完整的历史，但全篇大多数内容都在讲夏朝初期的故事，基本上在写禹和启的事迹，只有结尾用很少的篇幅，大致记录了夏王的世系传承。虽然后世对夏朝历史知之甚少，但四百年的漫长历史绝非无事可记，尤其是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故事，前后延续近百年，司马迁却对此仅有寥寥几笔，并没有详细记录。但《尚书》和《左传》等经典古籍中，却有比较细致的记录。而且，司马迁并非不知其中的来龙去脉，他为什么要刻意忽视这段重要的历史呢？司马迁在《夏本纪》中到底隐藏了什么？



明代表现少康中兴的版画。

## 《史记》未说的故事

关于太康失国的过程，《史记》没有详细记录，倒是《尚书》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史料。原来，在启之后，太康继承了王位。但太康不理政事，终日沉溺于狩猎，由此在洛水附近打猎的时候，东夷有穷氏的部落首领后羿趁机发动政变，夺取了太康的王位，并放逐了太康。结合《史记》《尚书》的说法，接下来后羿改立太康的弟弟中康（又称仲康）为王，实际上就是扶持了一个傀儡，自己掌控了政权。中康死后，后羿又扶持中康的儿子当了夏王。结合《竹书纪年》等史料，可以推算这个过程大概有二三十年。此后，后羿干脆废掉夏王，但自己也不称夏王（史书上称夏王为“夏后”，后羿实际上没有称“后”），而是一面把控着朝政，一面像太康一样沉溺于打猎，渐渐地也荒废政事了。又过了二十年，后羿属下一个叫寒浞的东夷人发动政变，赶走了后羿，自己掌控了政权。

关于寒浞上台的背景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毫无记载，倒是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中，借晋国大将魏绛之口，讲述了这段夏朝的历史：寒浞原本是后羿收留的一个东夷部落的年轻人，但他十分善于钻营，成了后羿的宠臣，以至于后羿疏远了武罗、伯困、熊髡、龙圉等贤臣。后世对这几位贤臣所知甚少，几乎没有其他史料记载其事迹，但他们都是辅佐夏王的良臣贤人，这就让本是篡权者的后羿，还能维持还算安定的统治。

但寒浞上台后，局势就产生了变化。在史书上，出现了一个叫纯狐（又称眩妻、玄妻）的美女，她可能是有记载的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卷入政治纷争的女子，比后世的褒姒、妲己等人登场还要早得多。

纯狐是有仍氏人，本来是后羿的妻子，两人生有一子名伯封。但伯封因为支持中康，在中康被废后，被后羿杀害，纯狐也被后羿强占为妻。但她一直想着报仇雪恨，直到遇到了野心更大的寒浞。寒浞显然不满足于做个权臣，他私下与纯狐勾结在一起，又大力收买人心，终于趁着后羿外出打猎的时候，发动政变，取而代之。

后羿与太康的失势十分相似，都是荒政的结果，但他们在位期间，起码还有一些贤臣的辅佐。但寒浞更加阴狠，他上台后便处死了后羿，还把后羿做成了肉羹给他的儿子吃。后羿之子岂能受此等耻辱，便誓死拒绝，寒浞便狠下心，将其处死。

与此同时，寒浞准备彻底灭掉夏王室。原本只是被后羿流放外地的夏王相，此刻面临着灭顶之灾。寒浞派人杀了相，却没料到，相的妻子后缙，当时已经怀有身孕，她趁乱逃到了娘家有仍氏的掌控区，并生下了儿子少康。

## 中国史载第一位女间谍

少康从小怀着复国报仇的心愿，渐渐成长，同时也得到了夏王室的残留势力的支持和保护。少康的才华很快便得到了有仍氏部落的认可，便被任命为管理畜牧业的牧正，这是牧官中最高的职位，在当时，牲畜是一个部落十分重要的财产，尤其是一些半耕半牧的部落，十分依赖牧正的管理能力，少康的才能和威信，也由此可见一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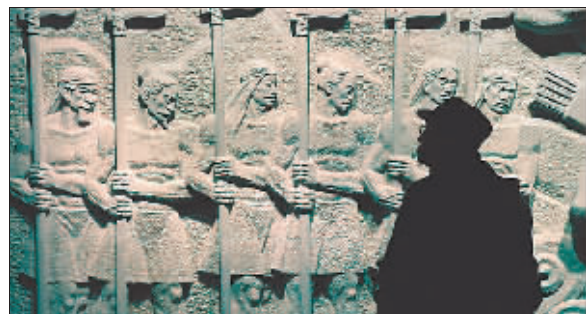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这段历史，《左传》留下了比较清晰的记录：寒浞终于还是知道了少康的存在，他的政治手段十分残忍，欲斩草除根，便派一个叫椒的人去追杀少康。幸好少康反应迅速，他逃到了有虞氏的部落，并被任命为庖正。晋朝的杜预在注解《春秋左传正义》时，就写道：“庖正，掌膳羞之官。”能够掌握部落的吃饭问题，可见有虞氏对少康的器重。事实上不仅如此，有虞氏的首领虞思还把名为二桃的女儿嫁给少康，又送给少康很多土地和兵卒，尽力帮助他的复国大业。

少康是很有谋略的人，但不会轻易行动，他深知掌握敌军信息的重要性，便派出一个名叫女艾的女将军去寒浞身边潜伏。《左传》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细节，记载了“使女艾谍”几个字，但寥寥几笔背后的故事却很精彩。结合屈原《天问》等古籍的记录，可以大体还原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。

女艾乔装打扮成仆人，借着缝补衣服的机会，潜入寒浞的部将寒浇（又称鼻、浇）的帐下。寒浞根本不知道自己身边已经出现少康的卧底，其动向都被少康掌握。这可能是有记载的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谍战，而且是女将出马。紧接着，女艾伺机刺杀寒浞，但不慎杀掉了与寒浞私通的女岐，可惜刺杀任务没有完成。至于女艾的结局，史书上并无记载。

但是，寒浞已经日薄西山，他在位长达四十年，渐渐荒废政务，沉湎酒色，也是昏君的那一套做派。忠于夏王室的伯靡，首先发起反抗战争，他联合斟灌氏、斟寻氏两个部落的势力，成功击败寒浞的军队。这给少康很大的激励，他决定发动对寒浞的复国战争，他派儿子杼（又称季杼，后来成为少康之后的夏王）攻打并杀死了寒浞之子寒豷，大军很快又杀向寒浞，这个不可一世的篡位者已经无力抵抗。

屈原在《天问》中曾经发问：“何少康逐犬，而颠陨其首？”此处细节，让后世看到了寒浞之死的一种可能：或许是趁着寒浞外出打猎的时候，少康放出猎犬咬死了寒浞。当然，这是一种比较戏剧性的场景，史书上的只言片语背后，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。少康的成长与复国过程历经几十年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真实的历程可能并没有史书上写得那么简单。但历史就是这样，越是距今遥远的真相就越模糊，而且越古老的故事就越粗线条，以至于丰富细节与复杂过程被省略为几个字，甚至彻底消逝在时间的云烟里。



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。

## 到底隐藏什么秘密？

从太康沉迷打猎到被后羿篡权，再到后羿被寒浞篡权，再到少康夺回王位，夏王室权力失而复得的过程前后近百年。对于如此漫长和复杂的过程，大多史料来自《左传》《尚书》《天问》《竹书纪年》等，反而《史记·夏本纪》对其记录非常模糊。司马迁撰写《夏本纪》时，显然参考过已有的史料，《尚书》等经典文献，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忽视。司马迁在《夏本纪》中着重写的鲧、禹的事迹，就有不少史料来自《尚书·尧典》，对于他心中的上古圣贤，他其实丝毫不吝笔墨。

更奇怪的是，司马迁并非完全不记录“太康—中康—后羿—寒浞—少康”这段历史，只是不将其中的复杂过程写入《夏本纪》。但在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中，却借助伍子胥之口，讲述了这段历史。在吴越战争的背景下，当时越王勾践想跟吴王夫差讲和，假装服从吴国，夫差没看出其中计谋，伍子胥便借助夏朝这段故事来劝谏他。

伍子胥认为当年少康的兵力还不如勾践多，但少康还是能成功复国，而且勾践能卧薪尝胆，若不吸取古人的教训，就会让勾践绝地反击，因此不能接纳勾践，必须斩草除根。不过，夫差并未听从伍子胥的劝告。

此处暂不讲吴越之事，问题在于，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少康复国的详细记录放在《吴太伯世家》里？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，这段历史显然应该出现在《夏本纪》里。这背后恐怕有叙事手法之外的问题，更关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。

思考历史，不仅要看史书上写了什么，更要追问史书为什么要这样写，探索不同历史叙事话语背后的秘密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精神寄托很多，有诸多道义上的褒贬，便是“成一家之言”，但他更有构建历史话语的意识，正所谓“通古今之变”，如何叙述远古时期的历史，直接关联文明的源头，告诉后世历史从何而来，文明如何诞生，这可能比记录个别人物和事件更加重要。儒家思想对司马迁影响很大，他讲起尧舜禹的故事，便要浓墨重彩地书写禅让的美好，后世也因此认为我们的文明源头并非野蛮，而是圣贤之道。不论真相到底如何，但司马迁通过构建这套历史话语，让后世确立了一种对祖先的崇敬与热爱，从而构建文明的自信与尊严。

然而，“夏后失国”的晦暗历史，与上述历史观念相悖，或许司马迁并不希望后世看到一个孱弱的夏王朝，毕竟在夏朝初期，就被篡权夺位，并不符合后世对上古三代多圣贤的美好想象。但是，司马迁的纠结之处在于，他毕竟是个严肃的史学家，不该刻意遮盖祖先的“至暗时刻”，因此，他才在“世家”的第一篇中，借助伍子胥之口，把夏朝这段曲折的历史记录下来。正是这样的操作，才让《五帝本纪》《夏本纪》《殷本纪》《周本纪》这四篇文本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、没有中断的世系传承，让后世惊叹远古祖先的丰功伟绩，进而形成华夏文明的共同体意识，“天下”的文明古今一体的话语才得以确立。

从夏王朝诞生，到司马迁的时代，几乎整整两千年，司马迁写下《史记》至今，又有两千多年。《史记》就像文明转型关键时期的一个路标，上面信息芜杂，却闪烁着智慧的火光，不仅告诉我们从哪里来，还照亮了前行的方向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